

WEB3 X AI SERIES

HOW AI COULD HELP REBUILD THE MUSIC RIGHTS SYSTEM

Web3 x AI 系列 | 人工智能如何帮助重建音乐版权体系

1999年，年仅18岁的大学生肖恩·范宁

(Shawn Fanning) 发布了Napster，这款文件共享程序让录制的音乐变得像水一样轻而易举，而非商品。它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唱片公司严密的监管渠道，令唱片店、CD工厂和唱片公司精心策划的发行计划都显得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一个拥有文件的听众就能成为数百万人的传播者，私人收藏与公共发行之间的距离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唱片公司称之为盗版，从法律角度来说的确如此。但更深层次的冲击在于，当音乐不再通过

可压制、可运输、可扫描、可审计的实体载体传播时，旧体系的脆弱性显露无疑。一张CD必须经过商业渠道才能到达听众手中，这使得唱片公司能够以他们熟悉的方式进行统计。而MP3文件却能在唱片公司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威胁之前，就出现在宿舍和硬盘上，引发了一场版权危机，这场危机不仅关乎版权法，也关乎基础设施。

Napster最终遭到起诉、限制和关闭，并作为警示载入音乐史册。但它所揭示的行为却成为永久性的，因为听众早已意识到歌曲可以在官方渠道之外传播，超越零售商、广播公司、出版

商、唱片公司和版权管理系统的时间限制。互联网不仅制造了盗版问题，更暴露了音乐实际传播方式与商业运作预期之间的巨大鸿沟。

近三十年后，人工智能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创作领域，使音乐得以以大多数艺术家和制作人此前无法企及的方式进行转化、拓展和重塑。这也带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版权问题，与Napster所揭示的版权问题如出一辙。Napster质疑的是歌曲是否可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分享，而人工智能则质疑歌曲、声音、表演或创作身份如何在不脱离许可、署名和支付的前提下成为新事物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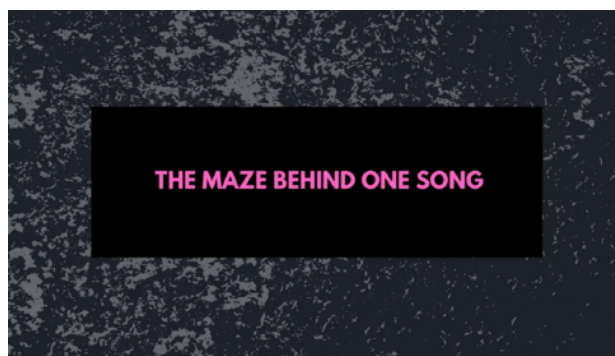
这并非人工智能独有的问题，而这正是当下如此重要的原因。Napster率先展现了音乐在行业尚未掌握统计方法之前就能离开官方渠道的后果；采样技术将旧的合同和授权信息带入新的记录；流媒体让合法获取变得容易，却并未让所有权、分成和支付变得更加便捷。人工智能是这一转变的最新阶段，速度更快，现有系统难以跟上。如今，音乐可以用于训练，被转化成新的形式，并与人类工作相结合，其规模之大，是旧版权基础设施从未设计过的。

如果运用得当，这可以为艺术家创造新的工具、授权市场和收入来源，但前提是必须能够及时记录谁是创作者、谁是控制者、哪些用途获得批准以及款项应支付给谁。

音乐是理解Uptick基础设施为何如此有用的最佳例证之一，因为人工智能几乎可以立即将输出与其背后的授权信息分离。一个语音模型可以生成数百首曲目，一个获得授权的音轨可以在不同的发行版本中重复使用，一段获准用于

某种训练的录音可以出现在原始版权所有者从未预料到的工具和输出中。音乐不断流传，但记录谁批准了使用、批准了哪些内容以及适用哪些付款条款的信息却被遗忘。

行业需要一种方法，从一开始就将授权信息记录在数字资产中，而这正是 Uptick 所能提供的。语音模型、训练许可、样本或生成的曲目都可以获得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其权利元数据中包含创作者信息、记录的所有权、允许的用途和版税条款。这样，最终的输出就能始终与其来源的资产和授权保持关联，而不是作为最终文件进入分发渠道，却没有任何关于其制作过程或底层使用是否获得批准的可见记录。



从表面上看，音乐版权系统似乎相当简单：听众按下播放键，一首歌响起，一切仿佛浑然一体。然而，歌曲背后的真相却远比这复杂得多：有人谱写旋律，有人负责制作，有人演唱，还有人掌控着最终呈现在听众面前的录音。一段采样自几十年前唱片的片段可能出现在同一首歌中，将旧的合同和授权也纳入新歌的定价考量。因此，听众听到的只是一首歌，而版税系统却在努力梳理其背后的人员和版权链条。

几十年来，这套系统勉强维持运转，是因为音乐产业的运作速度相对较慢，使得其中的摩擦

得以隐藏。唱片公司负责录音和发行，出版商管理作品，表演权组织（PRO）收取表演版权税，而各种收款系统则努力将使用权与所有权挂钩。这并非理想的解决方案，但纠纷的处理速度取决于律师、审计和文书工作，而非自动化的上传流程。

流媒体改变了这种平衡，让合法音乐比盗版音乐更容易获取，音乐产业也重回增长轨道。到2025年，录制音乐的收入将达到317亿美元，其中流媒体收入占录制音乐总收入的近70%。流媒体平台集唱片店、电台、推荐引擎和播放设备于一体。表面上看，这似乎表明音乐产业已经摆脱了困境，但访问和结算并非一回事。

即使平台能够极其精确地统计使用量，如果元数据不完整、冲突、过时，或者被困在与支付系统不匹配的系统中，仍然无法将使用量与正确的版权所有者的关联起来。点击播放按钮后，系统仍然需要识别录音、将其与作品匹配、应用正确的许可、计算付款并将款项分配给有权获得的人。如果记录不完整，款项就会无人认领。如果分成错误，错误的一方就会获得报酬。如果缺少贡献，那么参与创作作品的人就会从作品的经济收益中消失。机械许可集体组织（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的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合法流媒体播放仍然产生了大量历史遗留的未匹配版权税。从2007年到2020年，流媒体活动产生的版权税收入难以支付，直到建立起新的系统来匹配和分配这些收入。现代音乐经济仍然深陷于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因为音乐已经流动，但谁应得的版权税记录却未能跟上步伐。

De La Soul 的作品目录也体现了同样的困境，尽管它只是文化层面的问题。由于旧的采样许可和与唱片公司长期存在的条款纠纷尚未解决，该组合的一些经典专辑多年来一直无法在流媒体平台上播放。歌迷想要这些音乐，平台想要这些作品目录，艺术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大众接受，但未解决的许可和商业条款却让这些具有商业价值的音乐被困在版权记录之后，而这些记录的流动速度远不及歌曲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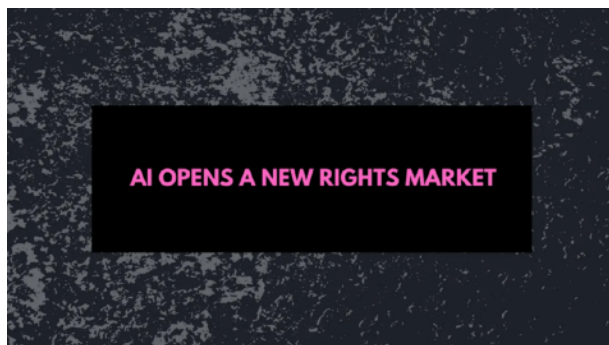
平台的权力使问题更加恶化，因为控制音乐发现的公司往往也控制着版权报告的可见性和执行力度。音乐人依赖平台触达听众，但也依赖平台来解释音乐传播之后发生了什么：创造了多少价值、哪些版权税被扣留、哪些曲目被标记以及哪些决定可以申诉。歌曲可以传播到任何地方，但解释其传播过程的记录却被锁在另一个界面之后。

人工智能使版权税问题更加复杂，因为一个输出可能依赖于多个独立控制的输入。一首生成的曲目可能使用授权的语音模型、人工创作的乐曲、获得许可的录音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的音轨，而每项都附带不同的许可和支付义务。统计播放量只是最后一步，因为系统首先必须知道哪些资源促成了输出，谁授权了这些资源的使用，以及根据每份协议应支付多少份额。

Uptick 的版权和版权税管理模块让这些授权信息能够随着音乐的传播而保留下来。它的设计使得权利持有人可以记录语音模型、采样或其他数字资产的使用方式、适用的版权税条款，以及许可是否会被转让、延期或撤销，并将这些变

更与同一基础资产关联起来，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合同和平台声明中。

当生成的曲目依赖于多个授权输入时，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语音模型、采样、作曲和最终录音无需被合并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声明。



人工智能拓展了音乐创作的边界，制作人可以在同一首曲目中使用生成的音轨、授权的语音模型、经过处理的录音以及真人演奏，从而开辟了全新的合作模式，这些模式无法简单地归入传统的采样或翻唱范畴。然而，当最终作品背后的创作路径仍然隐藏时，这种创作自由就难以维系，因为系统仍然需要了解哪些人为和数字元素参与其中，哪些内容获得了授权，以及最终价值应该如何分配。

这种不透明性如今已成为一个产业问题，而非仅仅是推测。Deezer 在 2026 年 7 月的报告显示，他们每天收到近 9 万首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在 6 月的高峰期，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占有所有新上传曲目的一半以上。人工智能音乐并非只是行业边缘的少数小众实验，而是一场大规模的制作变革，一旦资金开始流动，就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过去的盗版争论更容易理解，因为被复制的对象早已存在。有人上传了一段商业录音，有人

下载了它，即便法律纠纷变得错综复杂，录音本身其实并不神秘。人工智能音乐更难归类，因为模型可以从大量的音乐作品中学习，并生成一首并非直接复制任何一首歌曲的曲目。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可怕，但实际上它为新的创作工具和授权的创作形式创造了真正的空间，同时也把版权问题推向了上游，指向了用于构建模型的素材以及艺术家参与的条款。

围绕 Suno 和 Udio 的诉讼表明，这个问题已经向上游推进了多远。各大唱片公司指控这些公司未经许可复制和利用受版权保护的录音来构建商业创作服务，而这些工具背后的公司则辩称，训练过程是合法的，他们的系统创造了新的作品。其中一些纠纷后来转为授权合作，例如华纳与 Suno 和 Udio 达成和解，环球与 Udio 达成和解，但其他一些诉讼仍在进行中。无论如何，如今音乐行业不再仅仅关注歌曲播放时谁能获得收益，而是开始质疑构建系统所用的素材是否应该在歌曲诞生之前就获得授权。

声音克隆技术使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声音承载着身份和商业价值，而这无法简单地归结为普通的词曲创作权。伪造的德雷克和威肯的歌曲《Heart on My Sleeve》之所以能起到警示作用，是因为它听起来不像是一首随意创作的新歌，而更像是流媒体经济本身泄露出来的可信作品。听众无需法律理论就能理解其中的不安，因为声音承载着声誉、知名度、粉丝忠诚度，最终也代表着金钱。

田纳西州于 2024 年签署的《猫王法案》扩大了对姓名、形象、肖像和声音的保护范围，以应对人工智能克隆技术，这表明立法者意识到声

音不能被视为普通版权的细微变体。州级保护无法覆盖跨平台和跨司法管辖区的行业，但发展方向显而易见。人工智能迫使音乐版权管理将身份和授权纳入音乐经济体系，而非将其视为支付系统之外的声誉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人工智能也为围绕创作本身重建音乐版权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艺术家可以授权使用经批准的语音模型，定义其作品如何用于训练或生成，通过新型的人机协作制作方式进行合作，并在发行前就已确定付款条款。

在旧体系中，版权问题往往在作品传播之后才得到解决，但人工智能创造了将授权、署名和付款置于创作过程之初的机会。



人工智能有潜力成为围绕艺术家参与构建的全新创意和授权层。Grimes 的 Elf.Tech 让创作者能够将她的 AI 版本声音用于商业用途，并按比例分成。其关键不仅在于聆听合成的 Grimes 人声带来的新奇感，更在于围绕授权的架构。这种声音成为可授权的创意资产，允许其他制作人在艺术家发布前制定的规则和付款条款下进行实验。

制作人应该能够获得艺术家认可的语音模型的授权，词曲作者应该能够定义其作品库是否可用于特定的训练或混音编曲，而艺术家应该能

够自由地将人工智能融入到自己的创作过程中，而不会被视为向平台倾泻大量一次性歌曲的自动化账户。界限并非总是清晰可辨，但围绕明确授权构建的系统既能支持合法的实验，又能将其与欺诈、冒名顶替和未经授权的使用区分开来。

Tidal 的 2026 年政策表明，各大平台开始划定界限，该公司已于 7 月 15 日停止向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支付版税。这项政策必将引发争议，因为识别此类曲目十分困难，而且辅助生成和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之间的界限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模糊不清。但如今，各大平台被迫决定哪些内容值得付费，哪些内容需要披露，以及哪些内容应该完全排除在盈利范围之外。

仅靠平台政策无法构建完整的版权体系，尤其是在行业亟需更清晰地记录用户同意、署名、使用情况和支付方式之际，每个平台却可能采用不同的标准。



机械许可集体（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积压案件的出现，是因为证明谁应得款项的记录与证明实际发生情况的记录存放在不同的地点。人工智能（AI）可能更快地造成同样的问题，语音模型和生成的音轨会在任何注册机构跟进之前就产生衍生版权主张。

Uptick 的版权和版税管理模块允许从 AI 资产开始就建立许可，而不是在输出内容像野火一样蔓延之后再重建。经批准的语音模型可以获得一个唯一的标识符，该标识符通过 Uptick DID 与其艺术家或授权控制者关联，元数据定义了该模型是否可以用于训练、生成、商业发行或衍生作品。同一份记录还可以包含许可期限、使用限制、版税条款以及任何转许可限制，更完整的协议和来源文件通过去中心化存储保持链接，而不是仅保存在模型提供商的私有系统中。

AI 生成的曲目可能需要来自不同方的多个许可。获准使用录音进行模型训练并不一定涵盖其背后的作品，而获准将艺人的声音用于一次商业发行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该声音。Uptick 的优势在于，它允许这些授权保持独立，同时又将每项授权与最终作品关联起来。

这些授权也可以持续变更，而不会破坏其历史记录。许可证可能会到期，使用权可能会延长，版税期限可能会通过授权操作进行更新，或者底层资产的控制权可能会转移到另一方。Uptick 会将这些变更与同一权利记录关联起来，从而创建一条从最初的授权到后续输出和交易的连续路径。

De La Soul 的音乐作品之所以停滞不前，并非因为音乐本身没有价值，而是因为围绕其作品的授权无法轻松地转移到新的聆听环境中。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更大的规模上重现这个问题：一个获得批准的模型可以生成数千个输出，这些输出会通过创作工具、分发平台和区块链网

络传播，而这些网络可能从未见过最初的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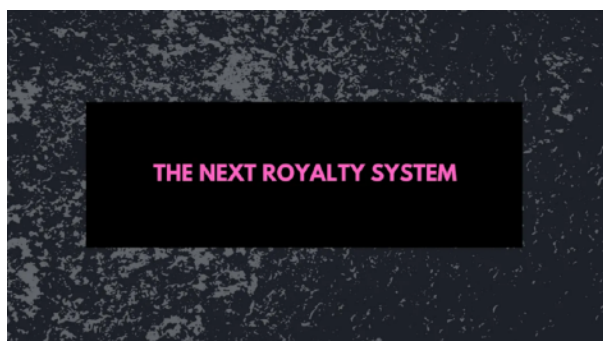
Uptick 的跨链版权管理功能可在资产于支持的网络间转移时，保持标识符、记录的控制者、使用权和授权历史记录的关联。法律权利仍然来源于基础协议和授权方，但将 AI 生成的音轨与已批准的语音、授权音轨或训练素材关联起来的记录无需保留在创建该音轨的应用程序中。

获得已批准语音模型授权的制作人可以在生成音轨之前，检查是否允许商业发布、语音是否可以修改、授权有效期以及适用的版税分成比例。音轨生成后，其记录可以与用于创建该音轨的模型和许可证保持关联，从而允许后续平台检查授权是否有效以及计划用途是否在其范围内。

授权样本可以包含单独的记录，分别记录源录音、授权方、允许的用途以及相关的版税条款。如果录音和作曲需要不同的批准，Uptick 可以保持每个授权的独立性，但同时将它们与生成的音轨关联起来。一个人工智能输出可能依赖于不同方控制的多项权利，因此系统需要保留这些差异，而不是将所有信息简化为单一的“音乐已获授权”声明。

这并不意味着表演权组织（PRO）、唱片公司、出版商或版权管理机构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因为它们仍然负责建立、管理和解决音乐背后的权利问题。但 Uptick 最终允许它们认可或授予的许可与声音、录音、作曲或模型保持关联，无论是在它们进入人工智能流程时，还是在之后生成的输出中。

授权信息可以在生成之前记录，并随着条款的变更进行更新，在最终作品分发或商业化之前再次进行核查。人工智能平台不再必须是源素材、许可和输出之间关联的唯一所在。音乐行业长期以来一直缺乏这种关联，因为该行业非常擅长传播声音，却没有同样擅长传播相应的版权记录。



音乐技术的发展史并非一帆风顺。广播扩大了覆盖范围，但也引发了新的版权纠纷；采样拓展了音乐语言，但也带来了版权许可之争；Napster打破了发行渠道的控制；流媒体让音乐获取更加便捷，但也让权力集中在了平台手中。

人工智能是这条链条上的下一个断裂点，它出现时，上一个系统尚未完全解决自身的版权问题。然而，它也创造了一个构建更美好未来的契机：艺术家可以选择他们的作品如何进入人工智能经济体系；制作人可以获得新的创作工具；并且在最终音乐开始传播之前，所有许可和支付事宜都已确定。

Uptick旨在确保从进入人工智能流程的声音、录音、作曲或模型，到后续的输出、许可和支付，所有授权信息始终保持连接。记录可以显示谁授权了使用，授权涵盖了哪些素材，有哪些限制，以及最终收益应该流向何处。人工智

能生成音乐的速度远超任何人工版权审核系统，但授权与输出之间的联系不应在第一首曲目创作完成后就消失。

音乐一直以来都在突破其固有的框架，从实体唱片到文件共享网络再到流媒体平台，无一例外。人工智能通过为艺术家和制作人提供新的方式来转换、扩展和创作音乐，延续了这一发展趋势，但其潜力取决于一个能够与之同步发展的版权体系。

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版权记录必须与作品同步发展，这样才能确保授权的透明度，保持创作贡献的完整性，并使人工智能创造的价值能够回馈给真正促成这一切的人。



hello@uptickproject.com



[@Uptickproject](https://twitter.com/Uptickproject)



[@Uptickproject](https://t.me/Uptickproject)



[Uptick Network](https://discord.com/invite/UptickNetwork)



[Uptick Network](https://www.youtube.com/UptickNetwork)